

科学哲学前沿 - Week 1

Xs hun

2025 年 7 月 3 日

目录

1 Monday	1
1.1 《认识论危机、戏剧性叙事与科学哲学》	1
1.1.1 什么是认识论危机?	1
1.1.2 建构戏剧性叙事	2

1 Monday

1.1 《认识论危机、戏剧性叙事与科学哲学》

Epistemological Crises, Dramatic Narrative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1.1 什么是认识论危机?

一个**普通行动者** (Ordinary agents) 自我认知的结果往往与实际发生的情形不同, 从表面现象 (seems) 到实质 (is) 之间的差别让人们开始思考他心问题¹和归纳的辩护问题². 于是人们发现, 同样根据个体行为推断其行事风格, 思想情感, 却可以通过对立的解释³得到截然不同的结论. 然而, 由于社会生活建立在我们能理解彼此的行为的基础上, 这会使得正常的生活难以为继.

那么, 这样的基础⁴能以任何形式被辩护吗?

¹他心问题: 心灵作为私密实体, 是否以及如何被他人直接认知.

²归纳的辩护: 探讨归纳法在认知层面是否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比如从概率或频率的角度, 可以主张归纳的有效性取决于命题间的概率关系. 证明归纳正当性的问题被称为“休谟问题”.

³笔者的理解: 当情况不同时, 我们对同一个现象的解释也会不同. 比如, 当我们与一个人的关系生疏, 友善的行为也会被视为是有预谋的讨好.

⁴即理解彼此的行为.

现在, 考虑我们是如何共享一种文化的. 我们共享一种文化, 实质上是共享一种 **Schemata**, 我们通过这个框架来规约自己的行为, 同时解释他人的行为. 可见, 理解他人的行为和实施可被理解的行为本质相同, 正式通过一个相同的 **Schemata**, 我们得以理解和推论他人的行为.

然而, 正如前文所述, 对同一个现象有不同的系统性解释, 也就是说, 存在着相互竞争的 **Schemata**, 其对同一现象有相互矛盾的描述. 这也就是普通行动者所遭遇的**认识论危机** (Epistemological Crisis)¹.

作者在这里引用了 *Hamlet* 来解释他的观点. 从维滕贝格归来的哈姆雷特有多种用于解释埃尔西诺事件的 **Schemata**, 而他同时面临着“应当选用哪个 **Schemata**”和“应该相信谁”的问题, 前者让他不知道该把什么当做证据, 后者让他不知道选用哪个图示, 陷入了循环的认识论危机. 同样的, 这样的认识论危机一定也存在于想要复现哈姆雷特故事的导演和想要理解哈姆雷特故事的文学家心中.

1.1.2 建构戏剧性叙事

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什么是叙事.

当我们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时, 本质上是在思考“**该如何构建叙事?**”. 事实上, 回忆前文的认识论危机, 为了解决它, 我们必须构建一个新的叙事, 而为了重构叙事, 我们需要不断探询现状来反转我们对过去时间的理解, 并同时追求叙事的**真理性** (Truth) 和**可理解性** (Intelligibility).

不幸的, 追求真理往往可能破坏一个至今可理解的叙述, 因此对两者的追求并非总是协调一致的. 当我们逐渐探询真相, 就会让自己越不可理解, 如果做的极端, 就会陷入疯狂. 疯狂或死亡会阻止我们对认识论危机的解决, 因为认识论危机总是人际关系的危机. 如果人们不能对叙事进行重构, 共享的叙事缺失, 社会范围的认识论危机就会滑向非理性的结局².

在构建新叙事时, 我们发现新的叙事也总是需要被质疑的, 甚至衡量真理性, 可理解性, 理性的标准本身也是需要被质疑的. 我们永远无法声称我们掌握了真理, 或者说我们是完全理性的.

容易发现, 认识论的进步就在于构建更充分的叙事, 而认识论危机正是这种重构的契机.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认识论的进步是何时开始的? 我们是从哪一个叙事出发?

不妨从一个人的幼年开始. 在俄狄浦斯 (Oedipus) 期³, 我们开始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

¹认识论危机指个体或群体对自身信念系统、知识框架或世界观的根本性怀疑和崩溃. 它表现为无法用现有认知工具 (如理论、叙事、信仰) 来解释经验或现实, 导致意义丧失、方向混乱和行动瘫痪.

²比如, “后真相时代”下, 客观事实的重要性被个人理解取代, 这正源于社会范围内人际信任的崩塌, 共享叙事的缺失, 最终导致群体的极化和暴力, 而非理性对话.

³俄狄浦斯期: 弗洛伊德的重要理论, 其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又称“恋母情结”. 一般指儿童的性别认同发展阶段 (3-6 岁), 在这个阶段儿童开始感受到性别认同, 对异性父母有更深刻的感受, 并且体验到竞争和冲突等情绪.

并尝试理解它,同时从好的童话故事中学会如何投入社会现实并感知其中的秩序. 一个被剥夺了正确类型童话故事的孩子往往在将来选择逃避他难以解释和应对的现实。¹

笛卡尔弃绝历史作为通往真理的手段, 并认为, 他应当从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假设出发, 直到找到一个能够建立一切的基础性的**无预设的第一原则** (Presuppositionless First Principle). 这是一种**无背景的怀疑** (Contestless Doubt).

Q. 1. 1

作者说, 脱离原先的叙事以便发现真正的叙事, 是认识论的转变点. 在这个点上, 问题被强加于叙述者, 使其无法继续将其用作解释的工具. 这里的问题是指什么?

A. 1. 1

目前我的想法是,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认识论危机. 过去已有的叙事已经崩溃, 因此我们不能用它来解决所面临的新的认识论问题.

笛卡尔抛弃了人类的历史, 但是却向我们讲述他认知的历史来作为进行真理探索的媒介. 很显然这是冲突的, 这一刻发生了认识论危机. 作者说 “...All those questions which the child has asked of the teller of fairy tales arise in a new adult form. Philosophy is now set the same task that had once been set for myth(儿童向童话讲述者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以新的成人形式出现. 哲学现在被赋予了曾经神话的任务).”

而值得注意的是, 一个真正相信自己一无所知的人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始真正的怀疑, 而笛卡尔式的认识论者却从来不会怀疑自己那一整套的广泛的认识论信念. 并且, 笛卡尔从来没有质疑自己所使用的法语和拉丁语在表达相同思想上的能力, 换言之, 他没有质疑他使用的语言中所继承下来的东西, 而语言中继承着一套用于整理思想和世界的方式. 正如作者所说 “...how much of what he took to be the spontaneous reflections of his own mind was in fact a repetition of sentences and phrases from his school textbooks...(他自认为是心灵反思的很多东西, 实际上只是对课本上句子和短语的重复)”.

笛卡尔认为, 我思故我在, 也就是说 **“正在思考的自我”** 的存在是不可被怀疑的. 想想看, 如果这样, 笛卡尔需要考虑如何从“纯粹的理性自我”抵达“外部世界的确定性”. 有趣的是, 这正与柏拉图, 奥古斯丁等人所思考的传统类似: 心灵之眼在理性之光下关照其对象. 在这一传统下, 柏拉图将认知分为知识和感官经验. 问题在于“感官经验”作为不完美的事物, 是如何能通向作为永恒真理的“知识”的? 从一个不可靠的起点到达一个可靠的终点, 这正是他们都面临的 **“Metaphorical Incoherence(隐喻性的不连贯)”**.

¹俄狄浦斯是拉伊俄斯 (Laius) 和约卡斯塔 (Jocasta) 的儿子, Laius 投奔珀罗普斯 (Pelops), 诱杀了他的儿子克律西波斯. Pelops 诅咒 Laius 的儿子, 也即将来的 Oedipus 将犯下弑父娶母之罪, 于是 Laius 抛弃了 Oedipus. 多年后, 为了惩治 Laius 对克律西波斯的罪行, 斯芬克斯来到忒拜城, 为了击退斯芬克斯, Laius 前往特尔斐神庙, 却与 Oedipus 狭路相逢, 二人随之发生争斗, Oedipus 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并在进入忒拜城后, 回答出了斯芬克斯的谜语, 被推崇为国王娶了自己的母亲 Jocasta.

如果感官本身被判定为不可靠, 我们又该如何得到可靠的确定性知识? 这正给了怀疑论者靶子, 如果知识的来源 (感官) 不可信, 而知识的形式又无法合理的扎根于来源, 那么所谓的“知识”是否只是一种心灵的虚构? 笛卡尔的哲学起点就带有怀疑论的印记, 并试图通过“我思故我在”证明知识的绝对不可怀疑. 问题在于, 同样的考虑笛卡尔面临的隐喻性的不连贯, 我们会发现:

1. **笛卡尔循环.** 笛卡尔认为“任何我感知得清楚明白的事物都是真的”, 因为上帝存在, 而不是一个欺骗者. 然而为了证明上帝存在, 他却必须明确“清楚明白的感知可靠”这个前提. 因此笛卡尔的证明涉及到了一个循环论证的谬误.
2. 笛卡尔循环证明了上帝的担保无效, 因此从理性思考到外部世界的桥梁是不可靠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质疑外部世界是一场幻觉.
3. 笛卡尔循环似乎表明理性需要外部担保而又无法获得, 也就是说, 理性的运用总依赖一个无法证明的预设, 那么理性的“确定性”是否只是一种自欺欺人?

隐喻性不连贯揭露了西方哲学的深层困境: 绝对确定的知识必须预设知识与感官经验的严格分离, 但是知识不可能完全脱离感官经验而存在.

作者认为, 笛卡尔根本不会意识到在用创造上帝这个行为自己在回应怀疑论者的问题¹, 因为他自以为已经抛弃了一切传统.

在怀疑论的压力下, 这种传统关联“seems”和“is”的方式土崩瓦解, 面临严重的认识论危机. 在那个时代, 莎士比亚借助 *Hamlet* 让我们反思自我的危机, 但笛卡尔却切断了认识自我的可能性, 发明了一种非历史的, 自我认可 (self-endorsed) 的自我意识用于描述认识论危机.

接下来我们考虑伽利略.

¹当然, 由于笛卡尔循环, 这种论证本身也显然不可靠